

我的母亲

■ 孙君涛 (山东)

母亲在的时候，总觉得时光不短，不计较黑夜和白天。母亲不在了，才发现日子的短暂。

有人说，少年的时候，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。青年的时候，对母亲也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。只有当生命的太阳走向正午，人生有了春也有了夏，对母亲才有了深刻的理解，深刻的爱。对此，我深以为然。

一位诗人这样说过：“每当想起我的母亲，我的笔就跪着爬行。”我永远忘不了大哥哽咽着打的那个电话，每当想起，心里总是隐隐作痛，真实而又缱绻。

几次提笔却又无奈放下，直到眼里盈满泪水，直到自己的灵魂跪行在母亲面前。

我的母亲生于1934年，她没读过书，不认识字。一生中遭受的各种苦难，一言难尽。母亲面对生活，从不言苦，从无怨言，坚

强地迈着缠过的小脚，一步步地走着，有时还哼着什么曲调，似蚊声。战争，饥饿，疾病，一年一年，层出不穷。在那样的苦难中，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，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、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？在母亲生前，我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，但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。

那是一段难忘的饥俄岁月。少年的我似乎没有吃饱的时候，只有吃撑的感觉。所谓吃撑就是喝稀饭，时间不长就饥俄难耐了。在我心目中，家里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，饥俄最严重的也是母亲。我们兄妹四人之所以都能活下来，多亏了母亲的思量 and 安排。

小时候，我体弱多病，一旦感冒发烧，面对黑胶皮一般的地面窝窝头，更是难以下咽，宁愿饿着肚子。上初中时，学校离家三四里地，有一天上午，我们正在上课，突然，母亲迈着细碎的脚步走进教室。她直直地

走到我的跟前，打开一个白布包裹，取出一张葱油饼，浓浓的香味顿时溢满教室。“吃吧！”母亲轻轻地说完，又迈着细碎的脚步离开。老师停止了讲课，同学们都极为羡慕地交头接耳，而我却羞怯地不敢抬头，听到母亲那“哒哒”的脚步声渐渐远了，我早已泪流满面。不知道母亲是从哪里讨来的油和白酒，我脑海里留下的，是早晨母亲那忧愁的眼神和轻轻的叹息。

那时候，由于家庭出身和贫困所限，负担过重，母亲脸上也少有轻松和笑容。当时，她也四十岁左右，本是一个女人成熟的年龄。但在我的印象中，母亲总是一个愁苦且郁闷的人，每天只是起早贪黑地干活，洗衣做饭，喂鸡喂猪，匆匆忙忙，默不作声，不过仔细听，有时也能听见几声哼唱。少不更事的我，哪里懂得母亲的心境呢？

后来，也许书读得多了，我便理解了，为什么那么多人将伤痕累累的民族视为母亲，

将滔滔不断的江河视为母亲，将广阔无垠的大地视为母亲。那是因为在，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承受的，母亲都承受了，该付出的，母亲都付出了。

如今，母亲走了十年了，我也已经退休。有时候，看着西天缓缓燃烧的夕阳，真是恨不得永远停在那里，让时光停滞，或岁月倒流，回到青年，回到少年。可转眼间，日影暗淡，众鸟归巢，我们也不得不返程了。

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
你雨中的花折伞有人给你打
你爱吃的三鲜馅有人给你包
你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
啊，这个人就是娘
这个人就是妈
……

阎维文那深情的歌声，久久回荡在我的心中。

■ 张西武 (吉林)

周末，去乡下散心，在大姐家的墙角发现一盆土壤干裂、还没萌芽的花椒树。看着这棵干瘪无生机的小苗，我想起了以前母亲侍弄的那棵繁茂的大花椒树。

大姐说，这就是很多年前母亲给的花椒树苗，但是它一直未能长大。由于花椒树不耐低温，在严寒的东北，花椒树很难养活，冬天放在室外就算盖上棉被、稻草，也一样被冻死；春天里，只有靠着未死的老根萌发的新苗延续新生命。

在东北，能把花椒树养大是一个奇迹。我家那棵花椒树，是母亲从山东老家带回来的小苗。每到春天，母亲把它搬到院子里，到了冬天再搬回屋里，在母亲精心的照料下，花椒树竟然奇迹般长大了，一直长到三米高，枝繁叶茂、生机勃勃。花椒树一直陪伴着母亲，在母亲去世的那年冬天被冻死了。

花椒树没有婆娑的身姿，没有艳丽花朵，更没有飘香的果实。一把花椒也不值几块钱，它不过是生活中的配角，做菜时有它也行，没它也可，没有人把它当回事，更没有人愿意费尽心思侍弄它。花椒树的配角色彩，像极了母亲的一生，封建时，男尊女卑、三从四德的封建思想还残存着，母亲一直甘当一个家庭的配角。父亲是一个家的重要劳动力，而母亲只能做些家务。由于家务繁杂，导致母亲经常丢三落四，放下的物件，转身就找不到了；炒菜不是忘了放盐，就是放重了，把父亲气得直吼。有一次午饭做好了，母亲去菜园摘黄瓜拌凉菜，到了菜园看到鸡刨地，打鸡撵狗之后随手拿起镐，开始休整鸡刨乱的菜地，一家人等了好久也没有吃上饭。

母亲的粗心，经常成为父亲揶揄的话柄；而母亲的倔强，总是成为家庭战争的导火索。母亲坚持不让孩子辍学回家帮忙种地，让我们家生活越来越艰难；母亲每年不断养小鸡，饲养的鸡越来越多，粮食年年不够吃；母亲爱花如命，园边地做、窗台角落挤满了花，侍弄花草常常就耽误了做饭……家里总是矛盾不断，父母几乎天天争吵。面对争吵，母亲常常选择忍气吞声，却内心坚定。在那个偏僻乡下，配角母亲在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。母亲省吃俭用，历尽艰辛抚养了六个孩子长大成人，我们家除了三姐意外辍学，其他五个孩子全都上了高中或中专，在那个连吃饱饭都困难的年代，无疑是一个奇迹。

自从我走上写作道路，写过无数怀念、记录和赞美母亲的文字。有人问，你为什么很少写父亲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不由得思考起这个问题，前些天在《世说新语》中读到一个小故事：东晋名士谢安问主簿陆退，张凭为什么只写了悼念母亲的诔文，不写悼念父亲的？陆退回答道：“丈夫之德，表于行事；妇人之美，非谏不显。”意思是说男子的美德可以从他们的事迹中表现出来，而女子的美德，只能借助诔文来传扬。我忽然豁然开朗了。过去的女人，一生都是配角，乡邻间甚至都没人知道她们的姓名。过去的那个年代，母亲一生都在婆婆的强势下委曲求全，操劳家务，伺候父亲，抚养孩子。是我的母亲影响着我的一生，伟大的母爱让我终生难忘。

看着大姐家角落里的干枯的花椒树，我思绪万千。花椒树和母亲一样都曾是我们的配角，花椒树这个配角默默地陪伴了母亲几十年，早已成了母亲生命的一部分。母亲就像花圃里陪衬鲜花的绿叶，就像浩瀚夜空烘托明月的繁星，然而她却把配角的人生发挥到了极致，给了这个家最坚强的支柱，给了儿女最伟大的爱。

做配角的母亲，就像春天的阳光一般无怨无悔地普照大地。时光深处，母爱无声，不求回报，代代相传。

母亲的配角人生

颠簸在母亲膝上的幸福时光

■ 张君燕 (河南)

总是在行走中不意地失去记忆中曾经深刻的种种，彼时的如影随形总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得风轻云淡，逐渐消散在记忆的角落里。直至某个瞬间，猝不及防地与老时光中的美好相遇，潜藏的印象一下子被唤醒，零散的记忆迅速聚拢，完整而清晰的往事便在脑海中慢慢浮现出来。

我也曾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端起簸箕，用力地摇晃。结果却是把麦子洒了一地，糠皮之类的杂物却仍混杂在麦子中，向我耀武扬威。我急得出了一头汗，却仍是不要要领。母亲微笑着，告诉我，端簸箕的手要稳，向上扬起的时候要快，下去时可以慢一点，顺着自然的节奏。不要心急，也不要刻意地想去那些杂物，那些虚浮轻飘的东西是经不住几番沉浮的，扬几下它们便会随风而去了。

我沉下气，把力量用平稳，按照母亲的说法做了几次，果然慢慢地掌握了要领，可以把麦子中的杂物去除干净，还在一上一下的摇晃中，体会到了一种激浊扬清的感觉。现在想起母亲当时的话，突然豁然开朗，母亲何止是在说簸箕呀，她说的不正是人生吗！人生在世，内心的安稳和沉着最重要。

农忙时节，母亲双手端着簸箕，迎着风用力地上下抖动，那些糠皮之类的东西便随风而去，只留下饱满圆润的麦粒。那时候，母亲的双臂总是那么有力，仿佛可以凭着自己的力量帮我们把生活中的一切不如意都剔除，一如这个簸箕般饱经风雨却依然任劳任怨。

我也曾学着母亲的样子，端起簸箕，用力地摇晃。结果却是把麦子洒了一地，糠皮之类的杂物却仍混杂在麦子中，向我耀武扬威。我急得出了一头汗，却仍是不要要领。母亲微笑着，告诉我，端簸箕的手要稳，向上扬起的时候要快，下去时可以慢一点，顺着自然的节奏。不要心急，也不要刻意地想去那些杂物，那些虚浮轻飘的东西是经不住几番沉浮的，扬几下它们便会随风而去了。

我沉下气，把力量用平稳，按照母亲的说法做了几次，果然慢慢地掌握了要领，可以把麦子中的杂物去除干净，还在一上一下的摇晃中，体会到了一种激浊扬清的感觉。现在想起母亲当时的话，突然豁然开朗，母亲何止是在说簸箕呀，她说的不正是人生吗！人生在世，内心的安稳和沉着最重要。

保持着这样一种人生态度，顺其自然地生活，那些虚浮的阻碍人前进的东西自然会被生活的轮回所淘汰。

这个历经岁月沧桑的簸箕如今正静静地被母亲捧在膝头，边角处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很多磕碰以及断裂的痕迹，但因岁月的长期打磨，簸箕上的柳条被磨得光滑而明亮，在阳光下闪着熠熠的光芒。视线移上，看到母亲布满皱纹的脸庞，突然觉得母亲这一辈子也曾如簸箕般经历过很多艰难和困苦，也曾受过伤，也曾有过痛。生活的重担终于把母亲的背压弯，却带不走母亲对生活的信念和憧憬，正如母亲此刻皱纹里盛着的满满的笑意。

我的心就在这此刻豁然开朗，多日来的烦闷顿时烟消云散。我长久地凝视着这个簸箕，想要把它深深地印在自己的脑海里。我知道，也许以后它将会陷入岁月的深处，陷入无边的流年，但它带给母亲的，带给我的那份心绪却永远都不会消失。那以后的许多日子，我的心都在欢快地跳跃，所有的黯淡都消散于无形。一如母亲膝上的簸箕，阳光在上面舞蹈，照亮着所有饱满的幸福。

母亲是朵“金银花”

■ 龙立榜 (贵州)

还没入夏，金银花就开了。山野阡陌、灌木丛中、菜园旁、田坎上、小溪边，到处都是蓬蓬浅淡而温婉的金银花。

母亲老了，采了一辈子金银花的母亲还在采金银花。花丛中露出母亲红润汗湿的脸，有蜜蜂在花蕊间嗡嗡飞舞，翠绿的藤蔓和母亲的白发在风中舞动。母亲挎着一篮金银花回家的时候，夕阳投出温暖的光芒，将迈着细小步子的母亲送回家后才落下山头。

母亲用簸箕把金银花晾晒在屋檐下，自己也坐在阳光里静静地陪着，老黄牛悠闲地在母亲的脚边，母鸡带着小鸡在树下扒拉松散的土粒，有蜻蜓停在簸箕边缘。

金银花晒干了，母亲就将它们存放在布袋里在谷堆里，这样既不受虫蛀，又能保持其原有的新鲜和清香。每天晚饭后，母亲总要泡上一杯金银花茶，慢慢品味，让岁月在丝丝缕缕的热气中慢条斯理地度过。

我对金银花茶也有独钟，单位里有铁观音、红茶、普洱茶等各种茶叶，但我只喝从家里带来母亲采的金银花茶，不仅仅是喜欢金银花特有的清香，更多的是金银花有母亲

的味道。母亲年轻时是不喝金银花茶的，没有那份雅兴，也没有那份闲趣，更主要的是舍不得喝。

母亲嫁给父亲后不久，父亲就去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，那时，叔叔和姑姑都还小，爷爷年迈体弱，一家老小的吃穿用度全靠母亲一双手。有一年，母亲凑了卖金银花的钱买了一头猪崽，打算养到过年时杀了吃肉，滋润一下一家人生锈的肠子，不想猪崽刚买来一个月，爷爷进山去砍柴时摔断了腿，母亲不得不又把猪崽卖出去，换钱治疗爷爷。

生产队年代，每年夏天，只要哪天收工早一些，母亲就带大姐和二姐背着背篓去采摘金银花。蓬松的金银花看似一大筐，晒干后却没有多少。当凑够十来斤干花，母亲就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清水江，把花背到县城的中药店去卖，解决家里日常用度，换来我和姐姐们的本子、铅笔。那时，我父亲常年生病，三天两头要买药看病，这些费用都是母亲从金银花里榨出来的。最终母亲还是没能留住父亲，在那个落英缤纷的暮秋，父亲永远离开了我们。没了父亲，柔弱的母亲不怨不叹，默默无闻地扛了一个家的

责任。

在母亲含辛茹苦的哺育下，我们几姊妹像窝里的鸟雀，由嗷嗷待哺到羽翼渐丰到放飞森林——各自建了幸福的家庭。我们都抢着叫母亲一起住，但母亲却喜欢一个人住在乡下老家，围着她的鸡鸭猫呀转个不停。有亲戚建议我去社区反映，给作为军人遗孀的母亲安排一份最低生活保障金。母亲说：“不去不去，当年麻绳拧出油来的日子都过来了，现在在有吃有穿，国家给我的养老金都花不完，何况我还能去采些金银花换钱呢！”

母亲一生谦卑隐忍，历经困苦，却顽强面对生活，用瘦弱的肩膀扛起一个个艰难的日子，穿过风霜雨雪等到了春暖花开。

金银花的花期比其他花长，从暮春到仲秋，一遍一遍地开，要是遇到良好的环境，甚至可以开过腊月。

金银花没有牡丹的热烈，没有菊花的妖娆，没有玫瑰的浪漫，它是安静地绽放在贫瘠的土壤里。

金银花又叫忍冬，明朝诗人吴宽有这样的诗句：“霜雪却不妨，忍冬共经腊。”是啊，连霜雪都想不到金银花能熬过寒冷的腊月，我的母亲何尝不是那顽强的忍冬？

母爱的真相

■ 杨莉 (四川)

说实话，在我生下女儿之前，我对母亲是有怨恨的，但是这怨和恨是深深地隐藏着的，越是隐藏得深的东西，随着时间的推移它越是发酵，我的痛苦就日益增添。

我的母亲是一名小学老师。人们都以为，作为教师子女的我，会享受到很多特殊待遇，是的，我是享受了很多“特殊待遇”。母亲常说：“因为你是教师子女，必须吃在前，享受在后；因为你是教师子女，在学校受了委屈也得悄悄地忍受，不许申诉；因为你是教师子女，必须比其他的同学多劳动，少抱怨……”

记得我上小学五年级时，我们学校有一个校级三好学生名额。校长和班主任都一致觉得我品学兼优，当之无愧，但是却遭到了我母亲的强烈反对，她说我是教师子女，不能搞特殊。在母亲的坚持反对之下，这个宝贵的名额给了另外一个同学。看着那位同学走

上了高高的领奖台，在热烈的掌声中接受鲜红的证书，我紧紧地咬着嘴唇，泪如雨下……我既恨母亲的无情，又恨“教师子女”这个讨厌的身份……

上小学六年级时，第一学期的期末考试，我的语文数学都是满分。当我举着这份沉甸甸的荣耀飞奔向母亲时，母亲头也没抬，冷淡地说：“这次考题非常简单，满分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如果题很难，你能考满分吗？”当时我呆若木鸡，傻傻地愣着，犹如被一盆冷水从头浇到了脚，心都凉了……我清楚地记得，以前每当我考到97、98分的时候，哪怕是年级第一名，母亲也会嘲笑我：“这有啥可炫耀的？有本事考个满分给我看看……”我不断地努力，终于拿到了梦寐以求的满分，却依然没有得到母亲的夸奖。

她把所有的冷酷、无情、打击、嘲讽……全部都给了我，把温柔、体贴、赞扬、微笑……全部都给了她的学生，曾经我以为母亲不喜欢我，甚至讨厌我，小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快点长大，离开母亲，离开这个伤心之地。

时光飞逝，我长大后离开家到外地求学工作，回家时也能见到母亲的笑脸，也能感受到母亲的关怀。但是我刻意地和她保持着一定的距离，不远不近，冷冷的淡淡的……直到历尽万难生下女儿的那一刻，望着年近古稀忙前忙后的母亲，眼中写满了担忧和慈祥的母亲，我的眼睛

湿润了，刹那间我和童年的自己和解了，也和母亲和解了……

有一天黄昏时，我陪着母亲散步，我尽量以轻描淡写的语气询问年迈的母亲：“妈妈，小时候你为什么总是打击我不表扬我怎么？”母亲愣了一下，意味深长地望着我说：“怎么还在记仇啊？小时候你既懂事又乖巧，学习成绩又好，很多人夸奖你赞美你，我打击你，压制你，是怕你太骄傲，怕你尾巴会翘上天……”

前几天看到一个采访，《甄嬛传》中安陵容的扮演者陶昕然在参加一档综艺节目时，当着无数观众的面，亲手揭开了隐藏在自己内心几十年的伤口，她形容自己的童年，就是魔鬼训练营。她再勤奋努力，做得再好，也会受到母亲的责骂。即使人到中年事业有成，但是想起童年，她也是心有不甘，忐忑不安……她曾经十分困惑，在节目里，她的母亲也终于给了她一个解释：“杀杀你的威风，不能让你太骄傲……”

原来，陶昕然的母亲跟我的母亲想法是一样的。随着岁月的流逝，我渐渐明白了母亲的苦衷和那份特殊的爱。那些曾经的责骂与打击，其实是她们希望我们能人生的道路上保持谦逊、不断进步。如今，我已经放下了过去的怨恨，心怀感激地回顾母亲的付出。愿我们母女之间的情感，能够如同陈年的酒，愈久愈醇厚，永远相互扶持，共同前行。

